

王家的饭桌白天也开着灯，往上瞟一眼，那欧式古典大吊灯被油灰蹉跎成了鸡蛋黄，明晃晃晕了光。四只灯泡，一只不亮了，滑稽的杵着、瞧着余下三只簇成个半圆的弧度。红木圆桌上摆了盘青菜，几碟意面，青菜焯水加把盐——佳芳妈妈新想出来的——就好端上桌。

“没其他菜？”

“要吃自己煮去。”

佳芳噤了声，举箸挑着根菜，煮软烂了没个型，扒在筷子上像只翠绿八爪鱼。他们家不教孩子做饭，但爱拿这事冷嘲热讽。前些年有住家保姆倒还好些，后来那杨阿姨回贵州老家照顾孙子，她妈妈亲自挽了袖下厨。

佳芳看一篇旧式小说里两个太太叙旧，其中一个问起谁煮饭，另一个静默许久，“是个女佣，没有厨子——贫穷的征象。”

那若是女主人亲自做呢，佳芳暗暗想。

劝她妈妈请个钟点工，被一句“你怎么知道手脚干不干净”给搪塞回来。家庭主妇四字重千斤，她生怕王母觉得自己沾了边，回想起往事。中文里这四字一定是带贬义的，腥膻过了头，带着发丝上去不掉的油烟味，那洗洁精如何侵蚀手上皮肤，再阔的人家也未能免俗。

用佳芳一双读波伏娃的眼睛看，一个女人为了家庭任劳任怨，做一日三餐洗衣拖地还不求回报，不妥当的。她真心支持母亲当初那决定，只是愈发担忧母亲多想，心像被扎了个口子，空出一小块大气不敢喘。

倒不是菜的问题。一来她一家都瘦，食欲微薄，尤其是弟弟成礼，胳膊上的骨头硌得人眼睛生疼，这几年长身体吃的几两肉光是拉长了他，竟像是要瘦脱了像；二来疫情这般严重，囤着的米面菜肉虽然还够

三人撑上十天半个月的，到底还是剩着点吃。

这天灾人祸的总给佳芳一种不确定性，下一秒又要死多少人，又要出什么惊心动魄的乱子，她从年前开始把一张脸黏在手机上看新闻，那疑似确诊死亡后的红数字跳两下，她的心也跟着漏两拍。也没用，那座俄狄浦斯里的悲剧城市跟她永远隔了一道电子屏幕，她在屏幕这边，小区戒备森严，老天赏给了她在共情和冷漠间随意切换的资格。

战争对于上海人是菜价如何上涨，瘟疫对于王佳芳是变相的禁足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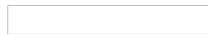
她在情感上意外的迟钝，反倒成了她赤身裸体暴露在信息洪流中的保护膜，点开些视频图片文字，她再难有什么直观感受，于是先是逼自己愤怒，这气中夹杂了不得不气、无可奈何的成分，又觉得这成分脏，不纯净。

她要纯粹极致的愤怒与同情，要恨不得叹气到把肺吐出来，才区别于那些个社会达尔文主义的精英，末了意识到这攀比心和优越感更脏，更不纯净。

佳芳想起“愧怍”一词，只觉感同身受，在日记本中写下“我再如何羞愧自责，也改变不了这命定事实，有人躺在冰冷医院地板上生着病，我健康的坐在空调房里，幸运过了头。”

除此之外一句话也说不出，觉得像是拿命运勉强解释。她惊颤于文字如何被她拿来矫饰和自圆其说，像只鸵鸟，遇到危险就用文字当工具挖一个洞，再把脸埋进去。

王佳芝觉得自己是契科夫笔下的套中人，文学是她一个又一个的套子，套成她如今这样……



王母睨她一眼，又发呆，伸出一双老旧的手在眼皮前晃了两下，又给成礼夹了口菜，看着他虚虚的拨弄米饭，嘴里数落“也没少了你们的，看着像难民营出来的，不知道的说我虐...”话语被敲门声剪断，三人皆是一愣。

这个时期，能是谁呢？心中隐隐有答案，又不大敢，不情愿，也不耐烦说出来，睁着眼睛面面相觑，却谁也没站起身。

得不到回应，那敲门声越来越急躁，如雷雨般一声一声砸下来，成礼叹了口气，站起身来去开门。

佳芳斜斜扫了一眼玄关处，只看到她弟弟毛躁的头被一只大手使劲揉了几下，手的主人仿佛也知道此举如何侵犯一个青春期男孩的自尊，用力中带了一丝偏执的得意。

他总是这样的，佳芳心想，别人越抵抗什么他偏要犯，这样惹一身骚，难怪人忍受不了。

王母眼皮也没抬，声音先尖了起来，“来我们这儿也不知道做什么的，也不好意思叫他走，如此不会看人眼色。”刻薄的话语总是分外响，她妈妈又特意吊着嗓子，生怕那人听不到，好再使劲挖苦他一番。

那人从前如此暴戾，如今倒是忍得了她妈妈百般羞辱，积了数千层怨气，再一并爆发出来，红着脖子

和她妈妈吵架。中年男人声音粗狂，吼一嗓子，语句像伤人伤己的双刃剑伴着唾沫星子飞出来，王佳芳脑子的弗洛伊德就一并流了出来，关不住。

长大了的王佳芳试图用心理学社会学知识解释这些曲折，把自己抽离体验者，而是作为旁观者，无果，她后来一听到有人吼叫就脸孔发白。她觉得那白纸黑字，实验数据，冰冷话语有什么用，嘲讽人不安慰人，索性像鸵鸟一样又用文学挖了个洞，一头钻了进去。

在书里她觉得不被歧视。

王佳芳不想见到他的脸，她怕自己流泪，于是赶忙回到自己的卧室，只是来不及，已经流下泪来，模糊了书架一排字。

霎时，破碎的不圆满的，那天灾人祸食尽鸟投林，都与佳芳无关了，她死守着那么多死去的木头，觉得自己是圆满的，幸运过了头。

王家的屋子到了晚上，反而把灯关上，屋里响起深深浅浅的意大利女高音。后来王佳芳在日记上写下：家像歌剧厅，他许久不来，一进门拿音响放米蕾拉，两曲没唱完就走了。（完）

这篇小说本来是一份作业，觉得写得不差，拿出来发给大家看。文章中引用的张爱玲林奕含杨绛，不妥当之处请见谅。

笔者一直认为人永远无法对于他人的伤痛感同身受，但将伤痛记录下来，就有可能在某个瞬间安慰到有相似经历的灵魂，赵南柱如是，普拉斯如是。

欢迎同样喜欢文学电影音乐戏剧的你关注或是转发公众号，如有建议，推荐或者疑问可以在公众号后台发消息，我看到了一定会回复，谢谢～

END